

安意如 著
李少白 攝

故宮 再見



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
www.hkopenpage.com

再見故宮

這本書要交給出版社再版，題目還是用了《再見故宮》。

再見，有時候是「告別」的意思，有時候又是「再次相見」的意思。

無論怎麼理解，都契合我對故宮的感情。

我想說的話，還是滲透在行文中，才能表達完整的意思。於是我又從頭到尾、逐字逐句地修訂了一遍。像如意館的畫師繪皇居，亦如江南的繡娘飛針走線繡出一幅紫禁金鑒圖。只有這樣，才能理清我對它絲絲縷縷的感情。

昔年那些赫赫有名的皇城宮闕，如煙雲般消散。阿房宮、未央

宮、大明宮，無一例外地在光陰中傾頹衰敗，或乾脆毀於戰事人禍，成了遺址、廢墟，而今我們能看見的最大最完整的中國古代宮殿群，只剩紫禁城（故宮博物院）。

我心中的紫禁城，跟現實中的略有差別。

它不僅僅是從天安門、端門、午門開始的，沿著中軸線次第展開的恢宏建築群，它更是一個與人有關的存在。

無論站在故宮的哪一處，我想到的首先是人。我可以想像出他們的樣子，再用心一點，我還能揣想出他們昔年生活的動靜和痕跡。這些人，已經離開了百餘年。無論是有名的、無名的，男的、女的，都一樣。

「庭樹不知人去盡，春來還發舊時花。」（岑參《山房春事·其二》）

他們在這裡生活的時候，大都是不快樂的。巍巍宮牆禁錮了他們的一生，重重宮門斷絕了關於遠方的念想。

它這麼大，又這麼小。

朱紅煉獄，珠玉為枷。

一生之中，再無別處可以棲息。

哪怕腳下是萬丈深淵，無間地獄，也要咬緊牙關前行。只有死的時候，才是暫時的了結。

千紅一哭，萬豔同悲。即使安穩榮寵也是暫時的，鏡花水月一場空。紫禁城的殘忍是它能將所有人都變成囚犯，變成面目相似、悲喜莫辨的人。入此宮門來，你原先是誰，是怎樣的心地，都不再重要。

這是個鐵血的競技場，弱肉強食。向死而生是唯一法則。有情有義的人，死得當然快。自命理智無情的人，也活得了無意趣。任你是善是惡，是絕頂聰明，是謀略過人，還是鐵血無情，都不能成為保障安全和成功的基礎。

紫禁城高高在上，如無情天地。美的產生，美的消亡，生命的無常，都是彈指須臾的事情。

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。小到每個生命個體，大到無數生命個體組成的大千世界，都在它處變不驚的容納下。哭也好，笑也罷；成也好，敗也罷，是位尊九五，還是紅顏枯骨，在它看來皆是自然尋常。人在這裡，與一草一木、阿狗阿貓並無區別。

那日從壽康宮出來，殿前有一株老樹，在冬日的天空下看起來分外寂寥。我站在階前，仰頭看四角紅牆圍住的天空，突然覺得異常悲涼。年年歲歲困居於此，這宮殿雖富麗異常，住久了也是清寒。

以一個古代女人所能奮鬥的最高標準來看，曾居住在這裡的乾隆生母——鈕祜祿氏崇慶皇太后是成功的，乾隆為她九上徽號，陪她四

下江南。外享街衢巷舞的萬壽慶典，內享五代同堂的天倫之樂，康熙都親口讚她為「有福之人」。她壽數也高，是中國古代最長壽的皇太后之一，可謂福壽雙全了。

可是，那又怎樣？

從豆蔻年華開始，被囚禁了一生，直至青春耗盡，依然無復自由。縱然成了最後的勝者，富貴已極，又有何意趣？爭伐一生，獲得一隅終老之地，獨守清宮冷殿，默對暗月殘星，聽更漏，數流年，回望前事，恍如前生。

縱然曾有一星半點愛意，有後來的半世尊榮，這樣的日子，如何能算得上稱心如意？不過是「認命」二字罷了。

這裡是她的牢籠，亦是她的家，有她的夫與子，這裡構成了她全部的世界。除此之外，再無別處可去。

關於故宮，每每提筆，我都有很多話想說，每到落筆，卻又不知道從何說起。

「美色終歸蕭瑟去，待得霜雪染白頭。」埋葬了無數人青春和念想的紫禁城，是這般讓人心灰意冷，將浮華看化。

但它又有許多故事，不得不說。

舊歡如夢

不知為何，只要閉上眼睛，浮現在我心中的紫禁城的模樣，總帶著日暮的蒼涼或是大雪的清寒，沉靜之餘讓人思緒萬千。

或許，是我早在心中為它定了性。開場的婉轉悠揚，千嬌百媚，俱逃不過終場時的肅殺與岑寂。

從端門逶迤走來，恍若走入歷史陳跡。在紫禁城的深處尋找前世的蹤影，一早知花落人亡，人去樓空，徒惹唏噓。

歲月無聲，官闕無言，人事紛紛，死生契闊。

冬日的北京，天際，大片烏雲線條柔和，光影婆娑，像多少雙眼

晴欲說還休。密雪紛揚中，往事升沉，無聲勝有聲。

昨夜不知雪深重，一重宮闕一層樓。有時候，雪最容易給人「歲月清長，人生如夢」的警喻。一抬頭，發現一場雪下過，彷彿又過完一生。

雪後的紫禁城是一場盛大而寂寥的離歌。朱紅高牆猶如騰空而起的烈焰，黃色琉璃是迸射的火星。而素雪紛紛，是不甘寂寞的回憶，修飾著繁華滄桑。

沒有洶湧的人群，只見素淨的天空和清曠的宮殿，一切彷彿又回到了數百年前的某日清晨，端靜、肅穆、無趣、無情。

太和門前有五座漢白玉橋（內金水橋），雕冰砌玉，宛如龍鬚。本也是氣勢過人的，只是在巍巍太和殿前，束手束腳地匍匐著，顯得格外嬌小玲瓏，平添了幾分乖巧可愛。

這就是帝王要達到的效果。

每一位走過金水橋的人，仍是不能免俗地將目光落到太和殿——這紫禁城最重要的一座宮殿上。

從永樂四年（公元1406年），朱棣決意離開南京，重返故地北平開始，肇建一座舉世無雙的宮苑，就成了勢在必行之舉。而太和殿，作為這世間皇權最恢宏的象徵，它的橫空出世也是指日可待的。

今天的我們，已無從去細述當時營建這些宮苑的艱險。皇權所指，天威赫赫，便傾舉國之力亦無不可。哪怕代價是耗費錢糧無數，民眾死傷枕藉。

直到今日，我看著紫禁城時，依然覺得它是朱紅地獄，每一處都滲著血痕，即使那血經年累月，早已乾涸。

永樂年間太和殿的廊柱，由楠木製成。這些珍貴的楠木多生長於川湖廣等地的群山峻嶺中，深藏於原始森林的險峻之處，隨時有虎豹蛇蟒出沒。入山採木形同送死，後人用「入山一千，出山五百」來形容採木的代價。

太和殿（俗稱金鑾殿。明永樂時稱奉天殿，嘉靖時稱皇極殿，清順治時方稱太和殿，延續至今）建成之後屢遭雷擊火劫，經歷數次整修，而樹木的成長並不由皇帝說了算，到清朝時，即使以傾國之力亦難找出跟原先一樣的木材了。太和殿裡的龍柱，只能用東三省的松木拼湊而成。

當陽光一點點滲入，漫過嚴絲合縫的金磚，繞過巍峨的龍柱，照亮御座和御座上方的「建極綏猷」時，我突然感覺到一種徹骨的悲哀。無一例外，那高不可攀的御座會讓人不由自主地產生一種夢幻感，讓人與世隔絕。這種感覺如此強烈，強烈到孤獨，在孤獨中生發出天命

所歸、繁華永固的臆想來。

當年，無論是御座上的朱姓家族，還是愛新覺羅氏，他們都曾夢想著江山永固，國祚萬年。都心知人世無常，壽命短淺，但誰不戀丹墀下眾人俯首稱臣，山呼萬歲？

一朝建成，紫禁城即宮門深鎖，與世隔絕。非但皇城，連內城亦不許庶民靠近。這九重宮苑，直如天上宮闕，雖矗立於塵世，卻不啻為人間秘境。

在接近六百年的時間裡，這裡只住著兩戶人家，一戶姓朱，另一戶姓愛新覺羅。

這樣地大費周章，以為高高在上便是安全了，可太平深處深藏患難，江山社稷總不能如君所願地固若金湯，萬載相傳。那禍端不緣外侮，亦必起於蕭牆。所謂滄海桑田，在人間，總是來得很快。每一次改朝換代的巨變，山河泣血，滿目瘡痍之後也只有短暫太平。

我相信，北宋淒冷如刀的月色下，那亡國之人發出「雕欄玉砌應猶在，只是朱顏改」（李煜《虞美人》）的感慨，那「無限江山，別時容易見時難」（李煜《浪淘沙》）的喟歎，並不只會造訪失敗者。

滄桑的惆悵和倦怠，偶爾也會掠過勝利者的心頭。只是，這憂傷太清淺，來不及思量，就已經消散，被眼前的良辰美景掩蓋。

五百多年，從朱明到清朝，皇帝換了一個又一個，除卻亡國之君、末代皇帝之外，誰真心相信了「夫盛必有衰，合會有別離」的道理？誰又曾親身經歷了「國破山河在」的悲愴？都以為，這人世間最奢侈的一個「家」是金石永固、牢不可破的。

這是人的劣根性，不能從心底裡接納無常。目睹他人繁華時，輕謔以對，自詡看透世事；自己興盛時，卻妄想世事永恆，人事不變。到頭來，我們看到的是別人的無常，卻看不見自身的幻滅。

紫禁城，像一齣真實的幻夢。它是歷史留給後人的恢宏樂章，提醒我們正經歷著的世間變幻和無常。

目 錄

第一品	奈何	003
第二品	漣漪	039
第三品	遺恨	061
第四品	秉政	095
第五品	哀榮	133
第六品	盛衰	163
第七品	淒怨	205
第八品	悲涼	239
跋	山河歲月	285



紫禁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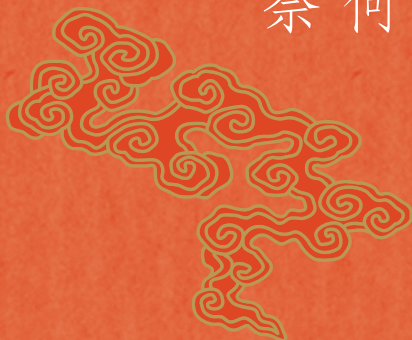
古人認為，紫微星垣（北極星）位於中天，眾星拱之，永恆不移，是天帝居住的地方，稱紫宮。明、清皇宮取其「紫微中正」之義，同時又屬禁地，故稱紫禁城。

朱祁鎮

他這一生，一朝俘虜，七年囚犯，兩朝天子，起伏跌宕，堪稱傳奇。用庸才，殺忠臣，誅奸佞，是非雖分明，對錯難釐清。這一生，除了孤獨，還是孤獨。除了倦累，還是倦累。

第一品

奈何



林花謝了春紅，太匆匆。
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。
胭脂淚，相留醉，幾時重。
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。

——李煜《烏夜啼》



不管朱棣即位後所授意撰寫的《明實錄》如何篡改，不可改變的是，他是由一個默默無名、不被朱元璋寵愛的妃子所生。出生時正值陳友諒率軍大舉進攻應天，朱元璋忙於戰事，應接不暇，對這個兒子並沒有太深的印象和感情。

在所有的皇子中，朱元璋真正付出感情、悉心栽培的是太子朱標。朱元璋非常注重對朱標的教育，不單給他指派了當時的「天下第一學者」宋濂為帝師，更任命李善長兼太子少師，徐達兼太子少傅，這三位洪武年間的大才子組成一個陣容強大的教育團隊，分別從學識、文韜（行政經驗）、武略（軍事經驗）上給予朱標指導。

早在洪武十年（公元 1377 年），朱元璋已放手將很多政事交給朱標處理，並告訴他處理國家大事的四字要訣「仁、明、勤、斷」。朱元璋自知馭下極嚴，一方面固然是他嚴苛多疑的性格所致，但另一方面也有他的苦心，他想消除所有可能的隱患，所以不憚把惡人做了，留一個鐵桶江山給朱標。屆時，朱標再以仁治國，博一個萬民擁戴，江山永固。

朱元璋沒有看錯，朱標確實是一個值得信賴的繼承人，他有著朱元璋所沒有的仁慈。他的兒子朱允炆也是個好人，如果條件允許，他們父子倆都有可能成為愛民如子的好皇帝。奈何，朱標死在朱元璋之前；奈何，年少的朱允炆身後有一位野心勃勃的叔叔——燕王朱棣。

相較於被朱元璋寄予厚望的嫡長子朱標，庶妃所生、排行第四的朱棣著實淒苦，是一個不容易被他爹想起的角色。他上面有三位哥哥，下面還有二十二個弟弟。

自幼奔赴沙場，在刀光劍影中長大的朱棣，跟隨洪武年間的名將南征北戰，出生入死，他習慣了腥風血雨。戰爭和權謀將他磨礪得心如鐵石，城府極深。他知道，如果想贏得父王的器重，就必須有過人的本事。為此他拋頭顱，灑熱血，深入大漠，遠征元軍，立下赫赫戰功。

然而，在他那深信長幼有序、嫡庶有別的父親眼中，他再威猛也只是鎮守邊陲的利器，可以用來靖邊綏遠，安邦定國，絕不可能被許以九五之位。即使在朱標死後，皇位也只屬於嫡長孫——那個少不更事的朱允炆。

虎踞龍盤的應天府，少年天子朱允炆尚未登上皇位。金戈鐵馬

的北平，虎視眈眈的燕王已是殺機暗湧。隨著皇位的更迭，時局發生變化。有一件事令朱棣寢食難安，如劍在懸。朱允炆即位之前，身邊的兩位大臣齊泰和黃子澄便在他耳邊吹風，倡議削藩。

削藩之策源遠流長，禍患也有前史可鑒。漢景帝時曾引發七國之亂，唐憲宗時亦兵禍連連。此事不是不可行，但若在君權不穩時貿然動手，很可能得不償失，如果所削藩王又是同姓王，在中國歷史上幾乎沒有成功的案例。

朱允炆雖然不笨，但跟老謀深算的朱棣比起來，還是差了許多。更何況，他手下的謀臣跟朱棣手下的道衍（姚廣孝）相比，亦不止低了一個檔次。在後來的靖難之變中，黃子澄屢出昏招，更是加劇了他的失敗。

黃子澄和齊泰貿然行事，授人以柄，引發眾藩王不滿。燕王朱棣帶頭起兵正是打著「清君側，靖國難」的旗號，眾藩王心照不宣，默契地袖手旁觀，不肯發兵相救。

隨著朱允炆削藩之策大刀闊斧地進行，形勢越來越緊迫。很快，擺在朱棣面前的只剩兩個選擇——要麼坐以待斃，要麼放手一搏，拼死破局。

這是一條一旦開始就無法回頭的路。

在這個絕對的世界，成王敗寇，皇權爭鬥沒有模糊的邊界，沒有中間道路可循。對志在天下的人而言，要麼成功，要麼失敗，不容逃避。

崑曲《千鐘祿·慘睹》裡有一支《傾杯玉芙蓉》：「收拾起大山河一擔裝，四大皆空相。歷盡了渺渺程途，漠漠平林，疊疊高山，滾滾長江。但見那寒雲慘霧和愁織，受不盡苦雨淒風帶怨長。雄城壯，看江山無恙，誰識我一瓢一笠到襄陽？」

轉眼間，血流成河，江山易主。人世間的翻天覆地，有時就在頃刻之間。這一支《傾杯玉芙蓉》寫的就是燕王朱棣謀反之後，建文帝朱允炆逃出京城，與追隨他的大臣扮作一僧一道，隱姓埋名，輾轉千里，一路目睹大臣被殺，內心慘痛至極。曲辭蕩氣回腸，又充滿了無可奈何的意味。

對朱允炆來說，人生可不就是無可奈何嗎？天地間，其他的角色有很多，皇帝卻只有一個。歎只歎，他經驗太淺，錯用了書生；歎只歎，朱元璋精明一世，糊塗一時，剪滅功臣，定下了「藩王戍邊」之策；他只相信自己的兒子，卻不料藩王勢大，朱允炆無力彈壓，

削藩不成反失了皇位。

從被選定為皇位繼承人的那一刻開始，朱允炆注定要面對這場無比慘烈的決鬥，賭注就是江山社稷、皇位尊榮。從失敗的那一刻開始，他是生是死，已經不再重要。

「靖難之變」這場宗室之戰歷時四年，朱棣成功奪權，登上了皇位，改年號為「永樂」。攻破南京城後，朱允炆下落不明。有說是葬身火海，有說是隱姓埋名逃遁而去。有傳言稱日後朱棣派鄭和六下西洋，其中一個重要的秘密使命就是尋訪朱允炆的下落。

建文帝朱允炆的時代結束了，而大明的遠航才剛剛開始。沒有人可以斷言朱允炆不如朱棣。可是，勝負已分，失敗者注定要離場。站在南京明故宮遺址前，彷彿是在看紫禁城的前身。瓦礫堆中，夜風如訴，有歷史的餘音繞樑。

一個時代的斷簡殘章，未嘗不可看作另一個時代輝煌的序曲。在遙遠的北方，新的宮城正在崛起，並將伴隨明清兩代帝王數百年。

我之所以說了這段前史，是為了說明朱棣奪位之後遷都北京、肇建紫禁城的因由。

作為一個篡位者，朱棣免不了要承受名不正、言不順的指責。他不想生活在朱元璋的陰影下，更不想隨時隨地提醒天下臣民不忘

舊主。初步穩定了統治之後，遷都、肇建新的皇城就成了勢在必行的大事。

其實，朱元璋當年也並不是沒有考慮將其他地方作為都城，他最看中的是陝西西安，其次是元朝舊都燕京。阻礙他選擇這兩座城市的最大原因是新王朝的財政問題。

從當時的實際情況看，選擇南京作為都城是最經濟的。可惜南京地勢不平坦，填湖之上所建的皇宮建成後不久就地基下陷，呈南高北低的態勢，這令朱元璋大為苦惱但又不好發作（因為選址是他定的）。晚年朱元璋萌生了遷都西安的想法，曾令朱標去勘探，終因力不從心作罷。

公元 1368 年，元朝的最後一位君主元順帝放棄了都城燕京，率眾退往漠北。士氣高昂的明軍幾乎是兵不血刃地佔領了元大都。已在南京建都的朱元璋下令將燕京改名為北平府，幾年後，將此地分封給了他的第四個兒子朱棣。

毫無疑問，朱棣對自己的龍興之地北平比南京更有感情。永樂元年（公元 1403 年），甫登帝位的朱棣就將北平府升為北京。登帝位之初的數年，朱棣以南京作為首都，但經常北上巡視，令太子在南京監國。他在北京期間，以燕王府，也就是昔日元朝的舊宮為

宮室。朱棣在位的二十二年中，多次北征蒙古餘部，都是從北京出發的。

北京雖不及煙雨江南的風流嫵媚，但朱棣就是鍾愛燕趙之地的慷慨豪壯。南京作為四大古都之一，與漢文化休戚相關，患難相共，但在南京建都的朝代國祚都不長。此說雖有迷信之嫌，卻有一定道理。南京有長江天塹，南方也早已是全國的經濟重心，但這些地理優勢與遠在千里之外的蒙元殘部的威脅相較，都變成了劣勢。

永樂四年（公元 1406 年），朱棣與近臣密議遷都，著手營建新城。但直到永樂十四年（公元 1416 年），北京紫禁城的營建仍處於準備階段。這一年朱棣召集群臣，再次鄭重商討營建北京紫禁城之事，群臣一致贊同。獲得支持後朱棣心中大定，工程以極快的速度進行，次年十一月，奉天殿、乾清宮就落成了。到永樂十八年（公元 1420 年），全部工程均已告成。

永樂十九年（公元 1421 年）正月，南京降為留都，明王朝遷都北京。雖遷都已成事實，但此時的北京仍被稱為「行在」。遷都之事非同小可，本就容易招來反對。朱棣以藩王奪位，就更少了一層名正言順的底氣，加上紫禁城的三大殿奉天殿、謹身殿、華蓋殿建成僅八個月後即遭火災。朱棣認為這是上天降罪譴責於他，內心猶疑

不定，更不敢明詔宣告遷都。直到朱棣去世，也沒有下達正式遷都的詔令。

朱棣的兒子明仁宗朱高熾即位後，一度試圖遷回南京，只是當時南京連續發生了幾次地震，阻礙了朱高熾的計劃。此後仁宗、宣宗兩朝依舊稱北京為「行在」，被燒毀的三大殿也一直沒有修復。直到朱棣的重孫——明英宗朱祁鎮登基六年後，重建的三大殿才再次矗立在紫禁城的前朝。朱祁鎮詔令，定北京為京師，免去「行在」之名。至此，北京才正式成為明朝的首都。

歷史不能假設，但從後來的結果看，遷都的決策無疑是正確的。以明朝立國之初的北方邊患，以蒙古諸部的戰鬥力，如果政治軍事重心放在南京，明朝的北境將永無寧日。

當年，朱元璋沒有把皇位傳給他，他選擇用自己的方式得到這一切。他戰勝了無數對手，包括他自己。哪怕中途迷茫、膽怯，哪怕過程曲折、兇險，哪怕付出的代價是終身的孤獨和警惕，他一樣不悔當初。畢竟對朱棣來講，君臨天下、江山在握才是他此生最大的夢想。

朱棣既是陰謀的篡位者，也是繼往開來的開拓者。他秉持的理念是「天子守國門，君王死社稷」。作為戎馬一生的君王，他堅信，

自家的天下自己當仁不讓要守好。以不義取天下，以義守天下。他將向父親，向後代，向天下人證明，他才是那個時代最適合主宰天下、君臨萬邦的人。

朱棣自己因反抗「削藩」起家，一旦坐上皇位，卻堅定不移地繼續奉行「削藩」政策。有意思的是，朱允炆未竟的事業竟然在朱棣手中完成了，這也算歷史的反諷。可見，「削藩」的成敗關鍵不在於口號、立場，而在於實力。



步入紫禁城，那連綿不絕的紅黃二色，在落日的掩映下顯得輝煌蒼涼。華麗、廣袤、岑寂的紫禁城，自建成以來便遺世獨立，又彷彿浩瀚宇宙，無邊無際。過往數百年，無數人身陷於此，跋涉其中，爭名奪利，勞碌奔忙。

陳寅恪有言：「讀史早知今日事，對花還憶去年人。」可是，面對著像命運一樣殘酷、遼遠、無解的紫禁城，前人的命運無法提供行之有效的借鑒，理智和感情一樣廉價無用。頃刻間翻雲覆雨，風



步入紫禁城，那連綿不絕的紅黃二色，
在落日的掩映下顯得輝煌蒼涼。
過往數百年，無數人身陷於此，跋涉其中，
爭名奪利，勞碌奔忙。

雲變色。誰是主，誰為客？輸贏，得失，誰又說得分明？

有情的人，無情的人，最終都成了面目相似的人。連笑到最後的人，都是滿心傷痕，一生孤獨，算不得贏家。

蒼穹之下，眾生沉浮；悲喜交集，滄桑變幻；人世得失，如何量算？對於命運的裹挾，我無法給出深刻的評價。

我清淺的筆觸始終無法觸及它的底蘊。這座孤城，這座華麗的孤島，對我而言，始終是個難以參透、難以忘懷的舊夢。

記憶該從何處開始？

生命有著不同的形態。新的枝丫長出，老的枝丫死去，遵循著所有生命亙古不變的規律，辭舊迎新。

紫禁城的歷史似乎可以從任何一處開始。

在紫禁城裡，有這樣一處地方，它是一個男人留給自己的私屬花園——寧壽宮花園。儘管它尚未全部開放，但我知曉它的來歷，每次走到這裡，我都會想起這位歷史上為數不多的福壽雙全的皇帝——愛新覺羅·弘曆。

從秦始皇算起，中國歷史上有幾百位皇帝，能夠榮升太上皇並安然終老的並不多。歷史上第一位享有「太上皇」尊號的是秦始皇的父親秦莊襄王，但他是死後才被迫封的。因此，從漢高祖劉邦奉自

己的父親劉太公為太上皇算起，到乾隆帝弘曆止，活著成為太上皇的，滿打滿算不過十五位。

作為太平天子，乾隆宣稱在位的時間不能超過其祖父康熙的六十一年，故而在當政滿六十年時（公元 1795 年）將皇位傳給了第十五子顥琰，是為嘉慶帝。

他為自己歸政養老後所規劃營建的寧壽宮區，從乾隆三十六年（公元 1771 年）就開始在紫禁城的東北角興建，到乾隆四十一年（公元 1776 年）完工，歷時五年，這是紫禁城內唯一一座太上皇居所。

寧壽宮區亦分前朝、後寢兩部分。前朝以皇極殿為重心，前有皇極門和寧壽門，仿乾清宮的規制；後有寧壽宮，仿坤寧宮的規制。後寢區分為東、中、西三路，儼然一個微縮版的紫禁城。

最為人稱道的是位於寧壽宮區西北角的寧壽宮花園。乾隆因喜歡外西路的建福宮花園，希望歸政之後依然生活在那樣的環境中，特在外東路修建了寧壽宮花園。寧壽宮花園的營建水平超過了之前所建的建福宮花園，是公認的內廷園林精品。

寧壽宮花園共有四個院落，佈局精巧華美。衣食住行，怡

情養性，考慮周詳。園中建築的題名，如「倦勤齋」「符望閣」「遂初堂」「頤和軒」等，無不體現了乾隆頤養天年、心滿意足的姿態。

事實上，乾隆是既要安享富貴，又要大權在握的典型。

但是，寧壽宮落成之後，乾隆一天也沒住過，只是偶爾來此遊憩賦詩。反倒是慈禧太后要學乾隆，在光緒親政後曾居此多時，六十壽辰亦是在此度過。

乾隆二十五歲即位，到乾隆六十年（公元 1795 年）時，已經八十五歲的他依然精力旺盛，習慣了權力，歸政之後依然以「訓政」的名義把持朝政，牢牢盤踞著養心殿。嘉慶帝只能居於毓慶宮，掌管一些祭祀、典禮等禮儀上的事，謹慎乖巧端莊懂事地做了三年「兒皇帝」，直到乾隆駕鶴西去，絞殺了和珅，才真正掌握實權。

我想，在乾隆心中，這一定是他一生中做過的最滿意的事之一，也是按照他的設想發展得最完美的結局——選擇一位合格的繼承人，嚴格地培養他，然後，在和平穩定的大前提下實現皇權的平穩過渡，在太和殿禪位。

多麼漂亮！

皇爺爺晚年諸位叔叔的勾心鬥角還歷歷在目，康熙一世英明，卻差點兒栽在這群如狼似虎的兒子們手裡。只有他水到渠成、風平浪靜、眾望所歸地完成了這件事。追古撫今，無人能及。十全武功，至此圓滿。他一定覺得，從此以後，他既是人間的聖明帝王，也是德配天地的聖賢。

還有一件讓乾隆頗為得意的事，就是他主持編纂了《四庫全書》。《四庫全書》成書後，又建了七座藏書閣藏之。《四庫全書》證明了清王朝已經佔據文化上的統治地位。無論是順民，還是遺民，只要是知識分子，內心深處都無法抗拒這一曠古絕今、超越前人的文化盛世。在朝的士人，如紀昀，在野的士人，如戴震，皆是如此。

《四庫全書》全稱《欽定四庫全書》，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，由紀昀等 360 多位高官、學者編撰，3800 多人抄寫，耗時 13 年編成的叢書，分經、史、子、集四部，故名四庫。共有 3500 多種書，7.9 萬卷，3.6 萬冊，約 8 億字，基本上囊括了中國古代所有圖書，故稱「全書」。

當年，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七部，分藏於全國各地。將其
中先抄好的四部分貯於紫禁城的文淵閣、圓明園的文源閣、遼

寧瀋陽的文溯閣、河北承德的文津閣珍藏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北四閣」。將後抄好的三部分貯於揚州的文匯閣、鎮江的文宗閣和杭州的文瀾閣珍藏，這就是所謂的「南三閣」。「南三閣」的三套藏本允許天下士子借閱。

從明崇禎十七年（公元 1644 年）到清乾隆朝，時光已經流水般過去了百餘年，這足以淡化漢族文人的怨懟及其所謂的國仇家恨。在經歷了四代君王軟硬兼施的馴化後，骨頭再硬、執念再深的文人也必須承認，除了民族不同，來自關外的「異族」統治者，比明朝的皇帝更懂得民心向背，亦更勵精圖治。

康熙有耐心等待天下士人的誠心順服；雍正用鐵腕手段，亦不乏苦口婆心的勸服；乾隆更有底氣，他知道如何用軟刀子挑去士人的準筋。

即使後來的有識之士指出，開辦「四庫館」、編纂《四庫全書》是另一種形式的文化專制，是「焚書坑儒」的翻版，對文化的洗劫和傷害遠大於它的成就，但也不得不承認乾隆的統治手段之高明。

當然，熱衷享受的乾隆絕不只做一些彰顯盛世、招撫人心、宣傳文化的工程，越到晚年，他要的越是貨真價實的享受。

也難怪，經過了雍正朝的開源節流，持家有道，再加上和坤這位斂財小能手的幫忙以及各地官員爭先恐後的孝敬，大權（錢）在握的乾隆也效仿皇爺爺康熙六下江南，只是乾隆巡幸起來比皇爺爺要鋪張奢靡得多，不僅在各地大肆修建行宮，更處處尋訪名園勝景。圓明園中的安瀾園、獅子林、曲院風荷，清漪園（頤和園）中的惠山園，玉泉山靜明園中的竹爐山房等，都是他巡幸回京之後令人仿江南名園所建。

清代的皇家園林規模、數量都遠遠大過明朝。禁內有御花園、慈寧宮花園、建福宮花園和寧壽宮花園。與紫禁城毗鄰的還有西苑。在京城西郊、海淀西山一帶遶、金行宮別墅的基礎上，清帝興建起以圓明園為中心的宮苑，包括圓明園、暢春園、萬壽山清漪園（慈禧尤愛之，多次擴建，改稱頤和園）、玉泉山靜明園和香山靜宜園，合稱「三山五園」。當年那一帶舉目所見，盡為皇家所有。

清朝的皇帝對京西諸園感情很深，直至晚清同治年間，同治皇帝還曾起意要重修被英法聯軍焚毀的圓明園。而甲午海戰的失敗，

亦與慈禧挪用海軍軍費修建頤和園導致軍費空虛有關。

從康熙到咸豐，皇家園林已成為皇帝日常生活和實際處理政務的地方。每年的隆冬季節，帝、后暖居宮中，等正月舉行過慶賀、祭祀等典禮後，便赴京西諸園。除卻必要的典禮、祭祀需回宮之外，皆長居園中。



與乾隆帝退位之後的養尊處優相比，因「土木之變」而失去帝位的明英宗朱祁鎮被尊為太上皇後卻際遇淒慘，比普通的囚徒都不如。而朱祁鎮之所以落到如此境地，追根溯源，還要從一場莫名其妙的戰爭以及明朝與蒙古的積怨談起。

永樂年間嫡位之爭的驚心動魄，完全可以當成教科書來看，精彩絕不遜於康熙末年的「九王奪嫡」。太子朱高熾體形肥胖，身有殘疾，卻生性仁厚。朱高煦相貌英俊，能力出眾，精於權謀，一心想取而代之。

當時朝野之中，文臣支持朱高熾，武將偏向朱高煦，兩派鬥得難

分難解。朱棣感情上更鍾愛朱高煦，對太子有諸多不滿，只是礙於太子朱高熾是長子，又是徐皇后所生，所以他的太子之位順理成章。

也難怪，朱高熾二十幾歲就變得體態臃腫，發福之後不僅不能騎馬射箭，連快步走路都很艱難。每當朱棣詔令兒子們演示騎射，朱高熾都狼狽不堪。而朱高煦英俊矯健，性格也更接近朱棣，朱棣自然對其偏愛有加。

幸虧朱高熾有一個明敏賢淑的妻子，還有一個資質尚佳的兒子，這兩人深得朱棣及徐皇后的歡心，對保住朱高熾的太子位起了重要作用。朱高煦雖用盡心機，一度使太子黨大受打擊，但最終，得意忘形、過於跋扈的朱高煦失寵失勢。朱棣經過長期的思想鬥爭，最終還是選擇了立朱高熾為皇太子。

每次走到文華殿前，都會不由自主升起一股濃重的憐憫。古來太子不易做，做好了容易招忌，做不好容易招罵。若再攤上個強勢父親和虎狼兄弟，想善終都難。說是國之儲君，實則是有名無實的活靶子。父親不放心你，兄弟惦記著你，大臣們審時度勢應酬著你。朱高熾做了二十多年的太子，地位幾度岌岌可危。他謹言慎行，忍辱負重，好容易熬到父親駕鶴西遊，登上皇位，但不到一年就猝死於欽安殿。

朱高熾是明史上少有的仁厚之君。他不負黎民，不負那些支持他的賢臣們的厚望，不負「仁宗」廟號，史載「在位一載，用人行政，善不勝書」。可惜他在位僅十個月。他留下遺詔：「朕既臨御日淺，恩澤未浹於民，不忍復有重勞，山陵制度務從儉約。」他的兒子朱瞻基尊重了他的意願，他的獻陵確實是明十三陵中最簡樸的。

朱高熾的死因應該比較確切，是死於心腦血管疾病的突然發作。導火索據說是大臣李時勉的諫章，朱高熾被李時勉奏章中的尖銳措辭氣到發病，很快就去世了。

明朝大臣的諫功也相當厲害，輿論監督意識超強。動輒就彈劾，大事小事都要上來指點兩句。在明朝做官，不管級別大小，你不被彈劾或者不彈劾別人，那簡直就跟沒入仕一樣，只會讓人瞧不起。

想想明朝皇帝亦是可憐，經常被大臣的嘴炮打得灰頭土臉，無力招架。強橫如嘉靖，怠政如萬曆，都曾被諫章氣得死去活來。皇帝罵他沒用，打他也沒用，殺他反是求之不得，巴不得皇帝成全他孤耿忠臣的名聲。所以，在明朝做皇帝非常考驗心理素質。

朱高熾死後，他的兒子朱瞻基繼位。明宣宗朱瞻基自幼被祖父寄予厚望，其父朱高熾能保住太子地位，很大程度上源於朱棣對這位皇太孫的器重和喜愛。朱瞻基繼位之後，繼承父志，種種作為

的確是一位值得稱道的好皇帝（雖愛鬥蟋蟀，也不算甚麼過分的愛好吧）。

由太祖開國到成祖守業，再到「仁宣之治」，歷時六十年，明朝終於達到前期的鼎盛時期。「吏稱其職，政得其平，綱紀修明，倉庾充羨，閭閻樂業，歲不能災」，史家將其比之周朝的「成康之治」和西漢的「文景之治」。朱高熾、朱瞻基父子治國安民，勵精圖治，實在功不可沒。

朱瞻基即位之後，他的叔叔朱高煦謀逆之心不死。但這種事，要麼就是大權在握，趁其不備；要麼就要民心所向，誓死追隨。天時地利人和，總要佔一樣。朱高煦甚麼都不佔，還搞得大張旗鼓，興高采烈。好歹也是跟父親鬧過「靖難之變」的人哪！怎麼能只長歲數不長腦子？二十八歲的朱瞻基聞變立即親征，他對局勢判斷精準，不費吹灰之力就降服了朱高煦。之後，朱瞻基將朱高煦鎖在大內的「逍遙城」裡。所謂的「逍遙城」，就是太和門廣場西側的右順門西南，一個沿牆搭成的牢籠（名副其實的階下囚啊）。

某天，朱瞻基散步到「逍遙城」，順便來看看已成階下囚的叔父。朱高煦不改莽夫秉性，趁朱瞻基不備，突然伸出一隻腳將他勾倒，然後哈哈大笑。朱瞻基驚怒之下，令錦衣衛把銅缸抬過來，將

朱高煦扣在下面。朱高煦被扣之後猶不服輸，將三百斤的銅缸頂起來，表示對侄子的蔑視。朱瞻基怒不可遏，命人拿來木炭堆成小山，朱高煦就這樣被活活烤死在銅缸中。



明朝建立之後，一路向北遠征，硬是將元朝殘部打回草原，龜縮在大漠深處。自明朝開國以來，雙方經歷了無數次戰爭。昔日強盛的蒙元帝國一分為二：蒙古本部韃靼佔據著蒙古高原，由成吉思汗的直系後裔（黃金家族）統治，屬於蒙古正統；瓦剌，佔據著蒙古西部，又稱作西蒙古，明初首領猛可帖木兒死後，瓦剌由馬哈木統領。

明朝初年，蒙古悍將納哈楚被藍玉等人擊敗，被迫投降。大興安嶺以東的蒙古諸部被收編為朵顏、泰寧、福余三衛，歸寧王朱權管轄。明朝將三衛統稱為「朵顏三衛」或「兀良哈三衛」，將朵顏、泰寧和福余三衛的駐地統稱為「兀良哈地區」。

「朵顏三衛」長期盤踞著遼東一帶，向明朝朝貢，聽從明朝的指揮，在後來的「靖難之變」中立下大功。這支外聘雇傭的蒙古騎兵戰

鬥力極強，成為朱棣的精銳部隊，朱棣對其進行封賞，允許他們與明朝互通貿易。

無論是戰是降，蒙古人好戰善掠的天性不變，對明朝的威脅始終存在。韃靼衰落之後，瓦剌趁勢崛起。強悍無比的朱棣親率大軍，遠征瓦剌，一戰打出數十年的和平。

轉眼到了明正統十四年（1449年）。那一年，戰端再起。

朱瞻基的兒子朱祁鎮在太監王振的慫恿下，親征瓦剌。

當時的情況是，一頭精明善戰的猛虎、一個力圖光復元帝國的梟雄，遇見一個少不更事的文弱皇帝和一個突發奇想、以戰炫耀的蠢太監，這一戰的結局可想而知。悲劇從開始早已注定，只是可憐了那些無辜陪葬的亡魂。

作為朱祁鎮的親信太監，王振一心想著建功立業，衣錦還鄉，便慫恿朱祁鎮親征。由於王振令人髮指的愚蠢和無知，加上堅持不懈地犯錯，二十萬（號稱五十萬）明軍全軍覆沒，隨同出征的五十餘位大臣悉數戰死，朱祁鎮也被瓦剌俘虜，史稱「土木之變」。大明朝文臣武將精銳損失殆盡，明朝開國以來的數朝積累毀於一旦。這場慘敗影響深遠，歷史學家甚至將其看作明朝由盛轉衰的分水嶺。

雖然朱元璋曾頒下嚴旨，立下太監不得干政的規矩，卻事與願

違。為了平衡皇權與相權，皇帝不得不借重身邊最親近的群體——宦官。從洪武年間開始，就有一些宦官在宮外執行任務。到了永樂年間，因「靖難之變」，皇帝與宦官之間的聯繫加深，宦官的任用較前朝更加普遍。到了宣德元年（公元 1426 年），明宣宗朱瞻基還在內府設置內書堂，教授太監讀書識字。此舉的初衷是，因為政務實在過於繁重，皇帝畢竟精力能力有限，並非個個是朱元璋一樣的勞模，需要宦官來當幫手——「批紅」。

不過在王振之前，明朝在位的皇帝普遍精明能幹，政治經驗豐富，宦官「犯法輒置極典」，並未形成宦官專權的局面。由此可見，宦官勢力的壯大，跟皇帝自身的怠政、放權有很大關係。

到了正統年間，初期由於太皇太后張氏的威嚇挾制，歷仕四朝的「三楊」在朝輔政，王振尚不敢輕舉妄動。隨著太皇太后去世，「三楊」年老體衰相繼離職去任，王振「狡黠得帝歡」，深得朱祁鎮寵幸，漸漸大權獨攬。

可以說，王振是個開創歷史的人物。他開創了明朝太監干政專權的局面，一手造成了「土木之變」。拋開國家榮辱不談，單就葬送的二十萬人命，他已萬死不足以贖其罪。

這世上懂得奇貨可居的不只有呂不韋，明英宗朱祁鎮遇上的蒙

古人同樣深諳此道，認為留著朱祁鎮比殺死他更有價值。

說起來，二十歲剛出頭的朱祁鎮雖然受小人蠱惑，犯下不可挽回的大錯，但他並不是個窩囊廢。他被俘之後氣度從容、鎮定自若。奇妙而獨特的個人魅力，讓他在當俘虜的日子裡，也沒有受到非人的侮辱。

朱祁鎮的性命暫時保住了，可彼時的大明朝不啻天塌地陷。一個太監策劃的一場莽撞的親征，讓老祖宗攢下的家底沒了大半，皇帝還被俘虜了。亡國的陰影真實地籠罩在眾人頭上，朝臣們心慌意亂。

人心惶惶的關鍵時刻，時任兵部侍郎的于謙挺身而出，力排眾議，力挽狂瀾，救國家於危難，扶大廈之將傾。于謙不是匹夫之勇，歷史證明，他不僅有這樣的志向，也有這樣的能力。從某種程度上說，在那個特殊時期，是于謙挽救了大明的國運，堪稱國士無雙。

國不可一日無君。為免受制於人，絕了瓦剌人以朱祁鎮為人質要挾大明之念，于謙和眾大臣迎立郕王朱祁鈺為帝，改年號為「景泰」，是為代宗。與此同時，二十三歲的朱祁鎮「榮升」太上皇。

瓦剌傻眼了！蒙古人想不通，皇帝也可以過期作廢？本來還打著長期敲詐勒索的主意呢。

伍

城外，蒙古鐵騎掠城，劍鋒所指，意在帝都。

城內，百姓官員眾志成城，拼死一戰，保家衛國。

血戰之後，京城守住了！瓦剌首領也先無奈求和。一年之後，「太上皇」朱祁鎮被放回。沒有百官相迎，沒有百姓跪拜，沒有鹵簿，沒有儀仗，只有兩匹馬，一頂素轎。迎接朱祁鎮的場面，無比冷清。

在全軍覆沒、被瓦剌俘虜的時刻，朱祁鎮以為是絕境；在被瓦剌挾持叩關，在烽煙戰火中流離的時候，他以為是絕境；在被明朝放棄，在塞外吞風咽沙的時候，他以為是絕境。可是，一次次地熬過絕境，朱祁鎮悲哀地發現，命運對他的調戲和給予他的考驗遠未結束。

他從未放棄過歸國的信念。孰料，等他回到北京，回到紫禁城，才是真正地身陷絕境。時隔一年，僅僅一年，再見紫禁城，再進紫禁城，心境際遇已天差地別。去時他是掌上明珠，一國之君；歸來他已分文不值，成為天底下最多餘的人。這種身份和心境的落差，足以摧毀任何一個人。

別無選擇，朱祁鎮只能默默接受這種變化。因為，這一切的變

故都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。除了接受和忍耐，他不能做任何事。也沒有人來告訴他，這種絕望的煎熬會持續到何時。

「太上皇」的回歸是令人尷尬和不安的。當年「代理監國」的郾王現在成了代宗。這個「代」字無時無刻不在提醒他，天無二日，國無二君。朱祁鈺對朱祁鎮的歸來抱以極大的戒心和敵意。

對不起！我無意交還帝位。

面對王位的誘惑，古時有兄弟賢者相信人格信念高於一切，爭相推卻不就，不是離家出走，自謀生路，就是結伴隱居，老死不被政治左右，他們神聖高潔的品格可以被奉為傳說。可惜現如今大多數人都做不到，已經嘗到皇權滋味的朱祁鈺，更難有那樣的高風亮節。

更何況，他有名正言順的理由：請問，朱祁鎮被俘之後的爛攤子是誰收拾的？憑甚麼這個闖了滔天大禍的人回來還能接著做皇帝？留他一命就已經仁至義盡了！肯接他回來，已經很念兄弟之情了！不是嗎？南宋高宗趙構可曾想過接他的父兄回來？

設身處地想想，朱祁鈺有這樣的想法無可厚非！皇位不是可以分的家產，兄弟之間好商量。它有排他性，沒有商量的餘地。

朱祁鈺認為朱祁鎮的存在始終是個威脅，將其軟禁在紫禁城東南角（今南河沿、南池子一帶）的洪慶宮（南宮）。這是名副其實的

冷宮，一個太上皇住的冷宮！

朱祁鎮的食物從一個小洞送入，還時常被克扣。朱祁鎮的妻子錢皇后不得不像民婦一樣靠做些針線女紅，託人換一些生活用品補貼生計。錢皇后是個賢德、忠貞的女子，紫禁城裡矯矯不群的異數。她對朱祁鎮的感情令人感懷唏噓。在等待朱祁鎮回來的日子裡，她日夜憂念，哭瞎了一隻眼睛。朱祁鎮回來之後，她陪著他幽居於南宮。

宮闈之中從來不缺心機、詭詐、紛爭、背叛，這種戲碼數百年來循環上演，看得人心涼麻木。然而，不是每個女子都會為權欲所迷、所困。如錢皇后這樣的女人就用她的堅貞證明了，這世上一定有一種人，有一種感情，是無懼患難，無懼分離，無懼名位和際遇變化的。



朱祁鎮被幽囚於此，長達七年之久。這所寄託了他童年回憶的宮苑，此時成為他的夢魘之所。

記憶半睜半閉著眼睛，中間隔著漫長的分離和紛雜的世事。獨自度過太多時光，沉默和隱忍已成為一種習慣。他是大明的棄子、